紅樓夢/第02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二十四回　醉金剛輕財尚義俠　痴女兒遺帕惹相思

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，纏綿固結之時，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一掌，說道：“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里？”林黛玉倒唬了一跳，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香菱。林黛玉道：“你這個傻丫頭，唬我這麼一跳好的。你這會子打那里來？”香菱嘻嘻的笑道：“我來尋我們的姑娘的，找他總找不著。你們紫鵑也找你呢，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。走罷，回家去坐著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了。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。林黛玉和香菱坐了。況他們有甚正事談講，不過說些這一個繡的好，那一個刺的精，又下一回棋，看兩句書，香菱便走了。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，果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，見寶玉來了，便說道：“你往那里去了？老太太等著你呢，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。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。”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。寶玉坐在床沿上，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，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子襖兒，青緞子背心，束著白綢綢汗巾兒，臉向那邊低著頭看針線，脖子上戴著花領子。寶玉便把臉湊在他脖項上，聞那香油氣，不住用手摩挲，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，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：“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。鴛鴦便叫道：“襲人，你出來瞧瞧。你跟他一輩子，也不勸勸，還是這麼著。”襲人抱了衣服出來，向寶玉道：“左勸也不改，右勸也不改，你到底是怎麼樣？你再這麼著，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。”一邊說，一邊催他穿了衣服，同鴛鴦往前面來見賈母。

見過賈母，出至外面，人馬俱已齊備。剛欲上馬，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，正下馬，二人對面，彼此問了兩句話。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，”請寶叔安”。寶玉看時，只見這人容長臉，長挑身材，年紀只好十八九歲，生得著實斯文清秀，倒也十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，叫什麼名字。賈璉笑道：“你怎麼發呆，連他也不認得？他是後廊

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我怎麼就忘了。”因問他母親好，這會子什麼勾當。賈芸指賈璉道：“找二叔說句話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，倒象我的兒子。”賈璉笑道：“好不害臊！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，就替你作兒子了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你今年十幾歲了？”賈芸道：“十八歲。”

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覺，聽寶玉這樣說，便笑道：“俗語說的，`搖車里的爺爺，拄拐的孫孫'。雖然歲數大，山高高不過太陽。只從我父親沒了，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。如若寶叔不嫌侄兒蠢笨，認作兒子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”賈璉笑道：“你聽見了？認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。”說著就進去了。寶玉笑道：“明兒你閒了，只管來找我，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。這會子我不得閒兒。明兒你到書房里來，和你說天話兒，我帶你園里頑耍去。”說著扳鞍上馬，眾小廝圍隨往賈赦這邊來。

見了賈赦，不過是偶感些風寒，先述了賈母問的話，然後自己請了安。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話，次後便喚人來：“帶哥兒進去太太屋里坐著。”寶玉退出，來至後面，進入上房。邢夫人見了他來，先倒站了起來，請過賈母安，寶玉方請安。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，方問別人好，又命人倒茶來。一鐘茶未吃完，只見那賈琮來問寶玉好。邢夫人道：“那里找活猴兒去！你那奶媽子死絕了，也不收拾收拾你，弄的黑眉烏嘴的，那里象大家子念書的孩子！”正說著，只見賈環，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，請過安，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。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，邢夫人又百般摩挲撫弄他，早已心中不自在了，坐不多時，便和賈蘭使眼色兒要走。賈蘭只得依他，一同起身告辭。寶玉見他們要走，自己也就起身，要一同回去。邢夫人笑道：“你且坐著，我還和你說話呢。”寶玉只得坐了。邢夫人向他兩個道：“你們回去，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。你們姑娘，姐姐，妹妹都在這里呢，鬧的我頭暈，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。”賈環等答應著，便出來回家去了。

寶玉笑道：“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，怎麼不見？”邢夫人道：“他們坐了一會子，都往後頭不知那屋里去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大娘方才說有話說，不知是什麼話？”邢夫人笑道：“那里有什麼話，不過是叫你等著，同你姊妹們吃了飯去。還有一個好玩的東西給你帶回去玩。”娘兒兩個說話，不覺早又晚飯時節。調開桌椅，羅列杯盤，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。寶玉去辭賈赦，同姊妹們一同回家，見過賈母，王夫人等，各自回房安息。不在話下。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，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。賈璉告訴他：“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，偏生你嬸子再三求了我，給了賈芹了。他許了我，說明兒園里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這個工程出來，一定給你就是了。”賈芸聽了，半晌說道：“既是這

樣，我就等著罷。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，到跟前再說也不遲。”賈璉道：“提他作什麼，我那里有這些工夫說閒話兒呢。明兒一個五更，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趟，須得當日赶回來才好。你先去等著，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，來早了我不得閒。”說著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。

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，一路思量，想出一個主意來，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。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，方才從舖子里來，忽見賈芸進來，彼此見過了，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。賈芸道：“有件事求舅舅幫襯幫襯。我有一件事，用些冰片麝香使用，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，八月里按數送了銀子來。”卜世仁冷笑道：“再休提賒欠一事。前兒也是我們舖子里一個伙計，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，至今總未還上。因此我們大家賠上，立了合同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。誰要賒欠，就要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。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，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舖子里來買，也還沒有這些，只好倒扁兒去。這是一。二則你那里有正經事，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。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。你小人兒家很不知好歹，也到底立個主見，賺幾個錢，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，我看著也喜歡。”

賈芸笑道：“舅舅說的倒乾淨。我父親沒的時候，我年紀又小，不知事。後來聽見我母親說，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出主意，料理的喪事。難道舅舅就不知道的，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，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？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，叫我怎麼樣呢？還虧是我呢，要是別個，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著舅舅，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，舅舅也就沒有法呢。”

卜世仁道：“我的兒，舅舅要有，還不是該的。我天天和你舅母說，只愁你沒算計兒。你但凡立的起來，到你大房里，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，便下個氣，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，也弄個事兒管管。前日我出城去，撞見了你們三房里的老四，騎著大叫驢，帶著五輛車，有四五十和尚道士，往家廟去了。他那不虧能幹，這事就到他了！”賈芸聽他韶刀的不堪，便起身告辭。卜世仁道：“怎麼急的這樣，吃了飯再去罷。”一句未完，只見他娘子說道：“你又糊涂了。說著沒有米，這里買了半斤面來下給你吃，這會子還裝胖呢。留下外甥挨餓不成？”卜世仁說：“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。”他娘子便叫女孩兒：“銀姐，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，有錢借二三十個，明兒就送過來。”夫妻兩個說話，那賈芸早說了幾個“不用費事”，去的無影無蹤了。不言卜家夫婦，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，一徑回歸舊路，心下正自煩惱，一邊想，一邊低頭只管走，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，把賈芸唬了一跳。聽那醉漢罵道：“臊你娘的！瞎了眼

睛，碰起我來了。”賈芸忙要躲身，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，對面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緊鄰倪二。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，專放重利債，在賭博場吃閒錢，專管打降吃酒。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，吃醉回來，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，正沒好氣，掄拳就要打。只聽那人叫道：“老二住手！是我沖撞了你。”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語音，將醉眼睜開看時，見是賈芸，忙把手松了，趔趄著笑道：“原來是賈二爺，我該死，我該死。這會子往那里去？”賈芸道：“告訴不得你，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。”倪二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有什麼不平的事，告訴我，替你出氣。這三街六巷，憑他是誰，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，管叫他人離家散！”

賈芸道：“老二，你且別氣，聽我告訴你這原故。”說著，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。倪二聽了大怒，“要不是令舅，我便罵不出好話來，真真氣死我倪二。也罷，你也不用愁煩，我這里現有幾兩銀子，你若用什麼，只管拿去買辦。但只一件，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，我在外頭有名放帳，你卻從沒有和我張過口。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，怕低了你的身分，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，利錢重？若說怕利錢重，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，也不用寫文約，若說怕低了你的身分，我就不敢借給你了，各自走開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果然從搭包里掏出一卷銀子來。

賈芸心下自思：“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，卻因人而使，頗頗的有義俠之名。若今日不領他這情，怕他臊了，倒恐生事。不如借了他的，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。”想畢笑道：“老二，你果然是個好漢，我何曾不想著你，和你張口。但只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，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，似我們這等無能無力的你倒不理。我若和你張口，你豈肯借給我。今日既蒙高情，我怎敢不領，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。”倪二大笑道：“好會說話的人。我卻聽不上這話。既說`相與交結'四個字，如何放帳給他，使他的利錢！既把銀子借與他，圖他的利錢，便不是相與交結了。閒話也不必講。既肯青目，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，便拿去治買東西。你要寫什麼文契，趁早把銀子還我，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。”賈芸聽了，一面接了銀子，一面笑道：“我便不寫罷了，有何著急的。”倪二笑道：“這不是話。天氣黑了，也不讓茶讓酒，我還到那邊有點事情去，你竟請回去。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舍下，叫他們早些關門睡罷，我不回家去了，倘或有要緊事兒，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趔趄著腳兒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，心中也十分罕希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，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，到明日加倍的要起來，便怎處，心內猶豫不決。忽又想道：“不妨，

等那件事成了，也可加倍還他。”想畢，一直走到個錢舖里，將那銀子稱一稱，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。賈芸見倪二不撒謊，心下越發歡喜，收了銀子，來至家門，先到隔壁將倪二的信捎了與他娘子知道，方回家來。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，見他進來，便問那去了一日。賈芸恐他母親生氣，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來，只說在西府里等璉二叔的，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。他母親已吃過了，說留的飯在那里。小丫頭子拿過來與他吃。

那天已是掌燈時候，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，一宿無話。次日一早起來，洗了臉，便出南門，大香舖里買了冰麝，便往榮國府來。打聽賈璉出了門，賈芸便往後面來。到賈璉院門前，只見幾個小廝拿著大高笤帚在那里掃院子呢。忽見周瑞家的從門里出來叫小廝們：“先別掃，奶奶出來了。”賈芸忙上前笑問：“二嬸嬸那去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老太太叫，想必是裁什麼尺頭。”正說著，只見一群人簇著鳳姐出來了。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場的，忙把手逼著，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。鳳姐連正眼也不看，仍往前走著，只問他母親好，“怎麼不來我們這里逛逛？”賈芸道：“只是身上不大好，倒時常記挂著嬸子，要來瞧瞧，又不能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可是會撒謊，不是我提起他來，你就不說他想我了。”賈芸笑道：“侄兒不怕雷打了，就敢在長輩前撒謊。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子來，說嬸子身子生的單弱，事情又多，虧嬸子好大精神，竟料理的周周全全，要是差一點兒的，早累的不知怎麼樣呢。”

鳳姐聽了滿臉是笑，不由的便止了步，問道：“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們在背地里嚼起我來？”賈芸道：“有個原故，只因我有個朋友，家里有幾個錢，現開香舖。只因他身上捐著個通判，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，連家眷一齊去，把這香舖也不在這里開了。便把帳物攢了一攢，該給人的給人，該賤發的賤發了，象這細貴的貨，都分著送與親朋。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，麝香。我就和我母親商量，若要轉買，不但賣不出原价來，而且誰家拿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，便是很有錢的大家子，也不過使個幾分幾錢就挺折腰了，若說送人，也沒個人配使這些，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。因此我就想起嬸子來。往年間我還見嬸子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，別說今年貴妃宮中，就是這個端陽節下，不用說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。因此想來想去，只孝順嬸子一個人才合式，方不算遭塌這東西。”一邊說，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來。

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禮，采買香料藥餌的時節，忽見賈芸如此一來，聽這一篇話，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歡喜，便命丰兒：“接過芸哥兒的來，送了家去，交給平兒。”因又說道：“看著你這樣知好歹，怪道你叔叔常提你，說你說話兒也明白，心里有見識。”賈芸聽這話入了港，便打進一步來，故意問道：“原來叔叔也曾提我的？”鳳姐見問，

才要告訴他與他管事情的那話，便忙又止住，心下想道：“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，倒叫他看著我見不得東西似的，為得了這點子香，就混許他管事了。今兒先別提起這事。”想畢，便把派他監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隱瞞的一字不提，隨口說了兩句淡話，便往賈母那里去了。賈芸也不好提的，只得回來。因昨日見了寶玉，叫他到外書房等著，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，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霰齋書房里來。只見焙茗，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，為奪“車”正拌嘴，還有引泉、掃花、挑雲、伴鶴四五個，又在房檐上掏小雀兒玩。賈芸進入院內，把腳一跺，說道：“猴頭們淘氣，我來了。”眾小廝看見賈芸進來，都才散了。賈芸進入房內，便坐在椅子上問：“寶二爺沒下來？”焙茗道：“今兒總沒下來。二爺說什麼，我替你哨探哨探去。”說著，便出去了。

這里賈芸便看字畫古玩，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，再看看別的小廝，都頑去了。正是煩悶，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”哥哥”。賈芸往外瞧時，看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，生的倒也細巧乾淨。那丫頭見了賈芸，便抽身躲了過去。恰值焙茗走來，見那丫頭在門前，便說道：“好，好，正抓不著個信兒。”賈芸見了焙茗，也就赶了出來，問怎麼樣。焙茗道：“等了這一日，也沒個人兒過來。這就是寶二爺房里的。好姑娘，你進去帶個信兒，就說廊上的二爺來了。”

那丫頭聽說，方知是本家的爺們，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，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。聽那賈芸說道：“什麼是廊上廊下的，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。”半晌，那丫頭冷笑了一笑：“依我說，二爺竟請回家去，有什麼話明兒再來。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了他。”焙茗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？”那丫頭道：“他今兒也沒睡中覺，自然吃的晚飯早。晚上他又不下來。難道只是耍的二爺在這里等著挨餓不成！不如家去，明兒來是正經。便是回來有人帶信，那都是不中用的。他不過口里應著，他倒給帶呢！”賈芸聽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，待要問他的名字，因是寶玉房里的，又不便問，只得說道：“這話倒是，我明兒再來。”說著便往外走。焙茗道：“我倒茶去，二爺吃了茶再去。”賈芸一面走，一面回頭說：“不吃茶，我還有事呢。”口里說話，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里呢。

那賈芸一徑回家。至次日來至大門前，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，才上了車，見賈芸來，便命人喚住，隔窗子笑道：“芸兒，你竟有膽子在我的跟前弄鬼。怪道你送東西給我，原來你有事求我。昨兒你叔叔才告訴我說你求他。”賈芸笑道：“求叔叔這事，嬸子休提，我昨兒正後悔呢。早知這樣，我竟一起頭求嬸子，這會子也早完了。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怪道你那里沒成兒，昨兒又來尋我。”賈芸道：“嬸子辜負了我的孝心，我并沒有這個意思。若有這個意思，昨兒還不求嬸子。如今嬸子既知

道了，我倒要把叔叔丟下，少不得求嬸子好歹疼我一點兒。”

鳳姐冷笑道：“你們要揀遠路兒走，叫我也難說。早告訴我一聲兒，有什麼不成的，多大點子事，耽誤到這會子。那園子里還要种花，我只想不出一個人來，你早來不早完了。”賈芸笑道：“既這樣，嬸子明兒就派我罷。”鳳姐半晌道：“這個我看著不大好。等明年正月里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，再派你罷。”賈芸道：“好嬸子，先把這個派了我罷。果然這個辦的好，再派我那個。”鳳姐笑道：“你倒會拉長線兒。罷了，要不是你叔叔說，我不管你的事。我也不過吃了飯就過來，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銀子，後兒就進去种樹。”說畢，令人駕起香車，一徑去了。

賈芸喜不自禁，來至綺霰齋打聽寶玉，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里去了。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，打聽鳳姐回來，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。至院外，命人通報了，彩明走了出來，單要了領票進去，批了銀數年月，一并連對牌交與了賈芸。賈芸接了，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，心中喜不自禁，翻身走到銀庫上，交與收牌票的，領了銀子。回家告訴母親，自是母子俱各歡喜。次日一個五鼓，賈芸先找了倪二，將前銀按數還他。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，他便按數收回，不在話下。這里賈芸又拿了五十兩，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里去買樹，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寶玉，自那日見了賈芸，曾說明日著他進來說話兒。如此說了之後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，那里還把這個放在心上，因而便忘怀了。這日晚上，從北靜王府里回來，見過賈母，王夫人等，回至園內，換了衣服，正要洗澡。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，秋紋、碧痕兩個去催水，檀雲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，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，雖還有幾個作粗活聽喚的丫頭，估著叫不著他們，都出去尋伙覓伴的玩去了。不想這一刻的工夫，只剩了寶玉在房內。偏生的寶玉要吃茶，一連叫了兩三聲，方見兩三個老嬤嬤走進來。寶玉見了他們，連忙搖手兒說：“罷，罷，不用你們了。”老婆子們只得退出。

寶玉見沒丫頭們，只得自己下來，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。只聽背後說道：“二爺仔細燙了手，讓我們來倒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走上來，早接了碗過去。寶玉倒唬了一跳，問：“你在那里的？忽然來了，唬我一跳。”那丫頭一面遞茶，一面回說：“我在後院子里，才從里間的後門進來，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？”寶玉一面吃茶，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：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，倒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，挽著個鬟，容長臉面，細巧身材，卻十分俏麗乾淨。

寶玉看了，便笑問道：“你也是我這屋里的人么？”那丫頭道：“是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既是這屋里的，我怎麼不認得？”那丫頭聽說，便冷笑了一聲道：“認不得的也多，豈只我一個。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，拿東拿西，眼見的事一點兒不作，那里認得呢。”寶玉道：“你為什麼不作那眼見的事？”那丫頭道：“這話我也難說。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：昨兒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。我想二爺不得空兒，便叫焙茗回他，叫他今日早起來，不想二爺又往北府里去了。”剛說到這句話，只見秋紋，碧痕嘻嘻哈哈的說笑著進來，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，一手撩著衣裳，趔趔趄趄，潑潑撒撒的。那丫頭便忙迎去接。那秋紋，碧痕正對著抱怨，”你濕了我的裙子”，那個又說”你踹了我的鞋”。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，二人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小紅。二人便都詫异，將水放下，忙進房來東瞧西望，并沒個別人，只有寶玉，便心中大不自在。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，待寶玉脫了衣裳，二人便帶上門出來，走到那邊房內便找小紅，問他方才在屋里說什麼。小紅道：“我何曾在屋里的？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，往後頭找手帕子去。不想二爺要茶吃，叫姐姐們一個沒有，是我進去了，才倒了茶，姐姐們便來了。”

秋紋聽了，兜臉啐了一口，罵道：“沒臉的下流東西！正經叫你去催水去，你說有事故，倒叫我們去，你可等著做這個巧宗兒。一里一里的，這不上來了。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？你也拿鏡子照照，配遞茶遞水不配！”碧痕道：“明兒我說給他們，凡要茶要水送東送西的事，咱們都別動，只叫他去便是了。”秋紋道：“這麼說，不如我們散了，單讓他在這屋里呢。”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鬧著，只見有個老嬤嬤進來傳鳳姐的話說：“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种樹，叫你們嚴禁些，衣服裙子別混晒混晾的。那土山上一溜都攔著幃幙呢，可別混跑。”秋紋便問：“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？”那婆子道：“說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。”秋紋，碧痕聽了都不知道，只管混問別的話。那小紅聽見了，心內卻明白，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。原來這小紅本姓林，小名紅玉，只因“玉”字犯了林黛玉、寶玉，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，便都叫他“小紅”。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，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。這紅玉年方十六歲，因分人在大觀園的時節，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，倒也清幽雅靜。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，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占了。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的丫頭，卻因他有三分容貌，心內著實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，每每的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。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，都是伶牙利爪的，那里插的下手去。不想今兒才有些消息，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，心內早灰了一半。正悶悶的，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來，不覺心中一動，便悶悶的回至房中，睡在床上暗暗盤算，翻來掉去，正沒個抓尋。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：“紅玉，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里呢。”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賈芸。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，問道：

“二爺在那里拾著的？”賈芸笑道：“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就上來拉他。那紅玉急回身一跑，卻被門檻絆倒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